

類證治裁

大項商局書堂



類證治裁序

醫之為道必其人有中和仁智之德而又洞乎陰陽之理性命之源寒暑異宜南北異稟之故沉潛焉以察其微反覆焉以窮其變而後能消疵癥益虛孱以平造物之憾此治病之道昔人所以謂通於治國與丹陽林君雲和與余同舉戊辰鄉試訂文於京師既而別去不相問者三十餘載丁未冬君之子芝本攜君所輯方書曰類證治裁者乞序於余始知君之亡亦且八載矣君直外方內治學有根柢已已禮闈報罷退而學醫活人甚多術既益精而病世之業醫者空疎不學或又拘於成法以蹈偏駁失中之弊於是彙輯古方別裁至當斲與人人共明之嗚乎其用心若此可不謂中和仁智之君子乎余固嘗於醫於養身濟世之術未之有得春官十上幸獲通籍而哀態遽侵今茲待罪吳趨當時同榜中如顧畊石諸君均先朝露無可與語回首今昔益信窮達一致勞勞於仕宦而以隳其所業曾不若君之窮居著述猶得就一藝以自名此則序君書而不能無慨於中也至於是書之蘊足以抉陰陽而託性命後之讀者當自得之且已詳於君所自為序故不贅述云

道光歲次丁未十月

知江蘇蘇州府事年愚弟桂超萬拜譏

類證治裁序

先祖大銀臺渭厓公於乾隆間奉命總閱四庫全書獲見神農以來醫家言著錄於文淵閣者九十六部一千八百十有三卷附存其目者九十四部六百八十一卷嘗語穎曰舊史醫家多置之簡末今四庫全書子部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農家第四醫家第五醫雖一技民命攸關其持升諸他藝術上有以也渭厓公博涉於陰陽術數六壬耶律之書手錄甚夥獨醫類無手定本家傳唯先大夫澹松公批訂葉氏臨證指南手澤猶新顧穎卒未能讀也林義桐先生嘉慶戊辰舉鄉魁墨戲臘燄人口尤精岐黃家言貫串於靈樞素問難經諸書以意為變化而不泥於古著作之暇以濟時為心士大夫皆禮敬之余久耳其名丙戌余服闋入都謁部先生公車北上相晤於都門獲聞緒論盛德君子一望皆知辛亥春嗣君筠石茂才將刊先生所著類證治裁書而以序囑余書凡八卷外科附馬別類分門前列論方次之案又次之殆與沈氏尊生書體例略相近然詳略輕重之際妙於翦裁開卷了然言彌簡而法彌備使夫穎悟之士既得所範圍中材而下亦得循塗以赴學者固當分別以觀矣昔人論難經本義謂滑壽以文士而精於醫故所著較諸家所得為多予於先生亦云筠石嗣其先業揆度奇恒無不立效叩其所學蓋得於是書成法為多顧不肯私為家傳而公諸同好其能體先生濟時之心者矣先生所著有來燕草堂四書文五百餘篇來燕草堂古

文二卷駢體文二卷高臥樓古今體詩二卷百鳥詩一卷詩餘一卷皆予所服膺者筠
石倘能次第開雕以昭先澤是又余之厚望也夫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孟夏之月

賜進士出身誥授奉直大夫四川會理州知州同里愚弟吉鍾頴頓首拜譔時年八十
有五

自序

司命之難也在識證識證之難也在辨證識其為陰為陽為虛為實為六淫為七情而不同揣合也辨其在經在絡在腑在臟在營衛在筋骨而非闕臆度也顧脈理易淆洞垣誰屬賴古作家別類分門條列治要且於一證錯綜疑似縷析絲分參合脈象詳哉言之仰見心裁獨出矣然不先窺內經奧旨則皆無本之學也邃古聖人盡已性盡人性參贊元化仁壽斯民其心法備載靈素各八十一篇自越人祖述心法垂為難經嗣後長沙論傷寒分究六經河間治溫熱專主三焦東垣倡益氣補中丹溪創滋陰降火濟偏補缺要皆上闡經訓下啟法門卓然自成大家由有明迄今諸名家亦無不根柢聖經發揮心得以著於篇學者研經旁及諸家泛覽沈酣深造自得久之源流條貫自然胸有主裁第學不博無以通其變思不精無以燭其微惟博也故腕妙於應而生面別開惟精也故悟徹於元而重闢直闢平時灼有定見臨證不設成心診畢妄審用何法法合矣選用何方權衡乎稟之厚薄病之淺深治之標本藥之浮沈及一切正治從治上取下取或上病取下病取上或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乃知執一者拘多歧者泛師心緒復隨俗者庸至於體貼病情曲折都盡刀圭所授立起沈疴善矣若猶未也一法未合雖古法宜裁一方未純雖古方宜裁必脗合而後已此其難殆又在識證辨證後半乃觀近日懸壺家大率學殖荒蕪心思膚淺甚則治溫疫以

傷寒法治血枯以通瘀法與夫喜行溫補不顧留邪動輒攻消不知扶正輕者重重者
死矣予思矯而正之已已計偕後歸而就館筆墨少閒爰始蒐輯丙戌後又苦南北奔
馳今老矣分編討究懼有遺珠除傷寒全帙無容贅衍外餘多宗經立論酌古用方更
欲畧輯瘍科兼及幼科而老病浸尋來日苦短缺畧之憾統俟續成且生平本不業醫
間有治案附於證後非云程式也聊存梗概以寓別裁之微意云爾編名治裁願與有
志醫學者共裁之

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端午日丹陽林珮琴自題

先伯父羲桐先生以制舉之學著聲藝林垂六十年學者覽其遺文望洋而嘆意謂先生畢生之精力殆竭於此而弗暇以他及而不知自其少壯喜讀方書五色奇咳術隨年進泊乎手訂治裁書壹志殫心與老病相終始固自有不朽之業而如是乎身心以之者在也今夫方伎之事寢久失傳則益肆為鄙誕以相煽惑獨醫學以切於民生日用理近而事常得以相緣於勿替自仲景著方後賢續而衍之湯液之功遂加於鍼石未可謂所傳之不永矣然而玉版真言靈蘭秘典儒者弗問醫亦舍旃證若繭絲法同射覆所施失當視他方伎為禍尤烈則豈非不學之咎哉然且果於自信率其謬誤出應人急吁可悲矣先生熟精靈素之言因遂博觀仲景以下諸名家書既已窮極源流然猶深自韜晦遊跡所至有王賓數年無識其能醫者里居日久數察奇恒聲譽所歸丐請至莫可却則慨然以生人自任羸童貧叟匍匐偕臻靡不樂効其術乃至富家大族介其所親延緣造請輒十不一二應曰彼豈藉僕生之者其不屑於應酬如此是書稿凡數易嘗語植本曰著書貴適於用吾年老且用吾術生人固有盡吾書成庶救時之心與無終極耳又曰近世名家著述其號為集大成者卷帙繁富學者恒憚於誦習又或主辨析名理治法弗取其備中材之士亦無由就一人一證而悟其全吾書務言簡意賅使人開卷了然而已嗚呼此殆即先生晚年刊落浮華粹然有用之言乎植本

愚懵無識於先生著述精意不能有所闡發第就先生勤於學術而慎於用術之實以及當時辟咡之言涉是書者著於篇俾讀者有所據以考焉先生生時子芝本方習科舉先生未嘗授以醫及卒而求醫者謂當有異聞仍踵相接不得已循是書成法以應求者而創投輒驗所以勉勉於是刻者又豈徒存先人手澤之意云爾哉時咸豐元年歲次辛亥端陽前二日姪植本謹撰

皇清例授文林郎先考義桐府君傳畧

府君諱珮琴字雲和號義桐先祖翠巖公次子幼謹愿不好戲弄嘗自塾中歸有忤之者怒而色赤翠巖公見之教曰君子所以學為能變化氣質汝坐不解此語耳府君誌之終身不敢忘乾隆戊申翠巖公以曾祖父母命視叔祖養三公於武都府君作憶詩詩轉憶翠巖公之念曾祖父母也有秦闕雪盡增春水漢塞天低望白雲之句公歸見之為淚下方公之歸曉行抵邦上策驛過霜橋屢而溺沈浮亂流中掣驛尾得出時冬月衣履沾濡行數里始抵逆旅由是感寒嘔噦其明年曾祖志開公病膈噎公設神位空室中伏地祈禱常至夜分及秋反得熱疾竟先志開公卒越數月志開公亦卒家計窘甚府君與叔父紓秋公季父釣磻公從叔西珍公從張斐園先生學而脩脯無所出府君慮屢叔祖升儒公憂乃攜釣磻叔父館於鄰村紓秋叔亦館村塾為西珍叔父課課讀伯父輯五公助升儒公經理家政俄而伯父亦以瘵卒所得館穀絲粟悉歸升儒公胡希呂學院歲試府君以第二名入縣庠諸叔父亦相繼遊庠嘉慶戊辰恩科鄉試府君中式經魁人謂吾祖孝行食報之始云府君湛深經術為文苦心融鍊務去陳言每屬稿成弗愜輒棄去更草如是數四不厭為生徒點竄課作亦一字不苟或病其典重謂於場屋風氣非宜笑應曰詎有是耶性沈潛書史一寓目輒已默識所居室躬自洒滌几席無纖塵獨坐晏如足跡罕履城市已已禮闈報罷旋歸先有訛傳中塗被盜

刼者祖母鄒太孺人大憂因是終祖母之身不與會試丙子八月祖母卒先兄舫壯先
一月殤道光甲申先兄偉堂暨先姊三姑相繼歿府君嘗自言獨居循省萬念都盡丙
戌歲親友謂府君當預挑選迫促登程行至固安渡桑乾值大風雪太息作客路吟謂
此生不宜再慕虛名渡河而北也蓋自己已至丙戌始再入都然已大非府君意矣初
志開公嘗以手錄方書付府君曰後日習此可以救世府君讀之有省因遂博觀靈素
以下諸名家書窮日課生徒舉業燈下披閱方書以油盡為率凡數十年以疾就者皆
急之起奇疾甚多其有證非不治卒遷延至死者雖年久仍恨之以語兒輩因嘆世俗
之多誤治也思有以正之丙戌自都中歸始令就醫者還所服方擇其要者著為醫案
前列證論題曰類證治裁丙申夏患熱疾幾殆冬月復病欬喘精神大衰唯眼獨明於
未病先作小行楷無須眼鏡喜曰此天助我成此書也為之愈恐不及己亥春欬喘益
劇自知不起而深以治裁書未成為憾實則所撰凡三十萬言分八卷列證一百一十
有奇內科可稱大備床褥間自製書序及凡例命芝本錄之自謂如春蠶到死絲方盡
也嗚呼傷哉府君孝愛仁慈篤於骨肉之誼而閔凶夭折所以處之獨難擴乎同仁之
情而澹泊貞廉所以取於世至約隱居懷道以著述自娛行誼文章卓然可師表後進
不肖芝本學行無似不能信於當世賢士大夫邀誌銘以光泉壤大懼先業遂就湮沒
謹撰次其畧俟後世君子樂闡幽德者採焉府君所著四書文及詩古文詩餘共十餘

卷類證治裁八卷均皆手訂府君生於乾隆壬辰十月初六日卒於道光己亥六月十六日享壽六十有八配吾母薛氏生不肖男三人長偉堂次舫淮先府君卒次即芝本女一字桂亦早卒孫五人崧慶崧屏崧福崧庚崧虞皆業儒男芝本泣血謹述賜同進士出身知江蘇蘇州府事年愚弟桂超萬頓首拜填諱

重錄類證治裁序

同治間余守潤州後又承乏江甯林生崧廙至署來謁蓋余守潤州時所取士也出其先祖義桐先生醫書一冊乞序於余書固有余先師鄉畦吉君原序先生與余師素號神文知先生以經濟之學鬱不得志沈潛泛覽於古來之醫集抉其精英以為是書卓然必傳於後無疑也余疏於藝術醫學一道概未有知而勞勞仕官捧檄東西竊以牧民之道其通於醫術者為生告之當亂離之後民生凋蔽培植之政猶醫之急補元氣也奸民猾吏非種必鋤猶醫之滌瑕蕩穢不遺餘力也政治之施行必求其利害之所 在猶醫之分經分絡不得妄施藥石也其他正治從治之法君臣佐使之宜虛實損益之故調和血氣燮理陰陽良醫之於病亦猶良吏之於民昔人所以謂治病之道通於治國也使先生當日幸獲通籍出經濟之學以治民當有更傳無窮者乃先生以大用之才為緒餘之見聞是書者咸謂先生惜不知士生一世祇求有益夫生民治病治民其揆一也今先生之醫術傳先生之經濟不因是深人想像歟既為生告之遂書之以為序

同治十三年知江甯府知府事天門鶴莊將啟勲拜序

凡例

一醫籍浩如烟海求其搜羅該備分析詳明莫如準繩一書茲編務期簡括俾觀者豁目爽心故徑述各出

一仲景傷寒宜參各家辨論茲但取醫學心悟數條不能備載

一春溫夏熱兩症多伏氣傷寒邪從腎出此即經所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者也與口鼻吸入之邪伏於募原淺深異治學者當分別觀之

一時疫症張景岳既失之溫補吳又可又但主急下張氏醫通揭明地氣鬱蒸一義最宜參究

一香巖葉先生所傳臨症指南案隨診立不暇修飾然如脾臟胃腑歷來混治先生獨因經旨喜燥喜涼悟出臟主守腑主通二義論東垣補中益氣治在脾仲景急下存陰治在胃何等超妙即如不食一症粗工但知燥脾愈燥愈結先生獨議養胃陰導治輒驗此類皆素所服膺

一肝風眩暈與類中相近原可併為一門茲依指南例另為拈出意在醒目

一目喉乳俱係專科病症治法繁瑣不能備輯茲但撮舉其要

一各症宗經立論酌古用方列綱分目皆層層推勘而出但方中品味未能一一細心商訂皆垂暮精神不能周決之故閱者諒之

一論中於精要處用。提綱處用、俾閱者得其意指一目了然。
一方名重複者則不註藥味但書見某卷某症至於方名同而藥味不同者則仍載原
方

一外科另屬一門今附論數篇列於卷末俾閱者畧知要領

內景綜要

自天以氣煦地以形嫗。生其間者。陽化氣而陰成形。喉以通天和。咽以納地產。喉前受咽後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者注肺。濁者走胃。濁則為衛。清則為營。營陰衛陽。營行脈中。衛行脈外。陰陽相貫。如環無端。中氣出上焦。營氣出中焦。衛氣出下焦。皆水穀之精悍。水穀之精悍氣為營。水穀流布於藏腑者也。藏有五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也。腑有六膽無出入。胃受水穀。大小腸主津液。膀胱三焦司氣化也。五藏藏精不瀉。滿而不能實。故以守為補焉。六腑傳化不藏。實而不能滿。故以通為補焉。肺右降。肝左升。脾陰運。胃陽納。膀胱司開。腎司闔。胃喜涼。腸喜熱。膽喜溫。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腎惡燥。脾惡溼。知五藏之苦欲。而補瀉殊。肝苦急心苦緩。脾苦溼。肺苦氣上逆。腎苦。急心欲散。心欲堅。審六腑之入出。而清濁別。由藏陰腑陽之不一其性也。五藏外加心包絡即膻中。代心行令。與三焦相配。則十二藏腑具焉。其十二經之隸於各藏腑者。行有順逆。手之三陰。手太陰肺。手少陰心。手厥陰心包。足之三陽。足太陽膀胱。足少陽陽明。足陽明胃。從頭從藏走手。手之三陽。手太陰肺。手少陰心。手厥陰心包。足之三陰。足太陽膀胱。足少陽陽明。足陽明胃。從足走腹。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少陽與厥陰為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裏。皆一藏一腑相配也。諸陽經會頭面於上。諸陰經至胸頸而還。惟厥陰經上入顙。連目系。上其行身之後者。足太陽經也。主表。病主項。行身之前者。足陽明經也。主表。病主身。熱目痛。行身之側者。足少陽經也。主半表半裏。病主脇痛耳聾。寒熱往來。足厥陰為陰。

經上入顙。連目系。上穀者濁。受氣者清。清者注肺。濁者走胃。濁則為衛。清則為營。營陰衛陽。營行脈中。衛行

脈外。陰陽相貫。如環無端。中氣出上焦。營氣出中焦。衛氣出下焦。皆水穀之精悍。

水穀之精悍氣為營。水穀流布於藏腑者也。藏有五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也。腑有

六膽無出入。胃受水穀。大小腸主津液。膀胱三焦司氣化也。五藏藏精不瀉。滿而不能

實。故以守為補焉。六腑傳化不藏。實而不能滿。故以通為補焉。肺右降。肝左升。脾陰運。

胃陽納。膀胱司開。腎司闔。胃喜涼。腸喜熱。膽喜溫。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腎惡燥。脾惡

溼。知五藏之苦欲。而補瀉殊。

肝苦急心苦緩。脾苦溼。肺苦氣上逆。腎苦急心欲散。心欲堅。

審六腑之入出。

而清濁別。由藏陰腑陽之不一其性也。五藏外加心包絡

即膻中

代心行令。與三焦相配。

則十二藏腑具焉。

其十二經之隸於各藏腑者。

行有順逆。

手之三陰。

手太陰肺。手少陰心。手厥陰心包。

足之三陽。

足太陽膀胱。足少陽陽明。足陽明胃。

從頭從藏走手。

手之三陽。

手太陰肺。手少陰心。手厥陰心包。

足之三陰。

足太陽膀胱。足少陽陽明。足陽明胃。

從足走腹。

太陽與少陰為表裏。

少陽與厥陰為表裏。

陽明與太陰為表裏。

皆一藏一腑相配也。

諸陽經會頭面於上。

諸陰經至胸頸而還。

惟厥陰經上入顙。連目系。上

其行身之後者。

足太陽經也。

主表。

病主項。

行身之前者。

足陽明經

也。

主表之裏。

病主身。

熱目痛。

行身之側者。

足少陽經也。

主半表半裏。

病主脅痛耳聾。

寒熱往來。

足厥陰為陰。